

“所以啊，你要每一世都接受我才行，有你在身边，我才不会傻傻地被人算计、伤害、欺负。”

下部

太子请登基

红
叶^著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太子请登基

①

红枫一叶◎作品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阅读改变女性 · 女性改变未来 ——

第四十六章

莺莺燕燕

梳洗打扮整齐，和太子妃一起去前厅拜见皇后娘娘的时候，叶离枝才发现自己的乌鸦嘴灵验了，皇后娘娘不仅带了一大堆的“好东西”过来，而且还个个是绝品，每一个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只见待客的前厅门口，花红柳绿，莺鸣燕飞，美人……如云。

万雅薇一见这阵仗，立刻扑哧一声笑了起来，随即幸灾乐祸地看向一旁的太子爷。

太子爷的脸色黑如锅底，刮一刮，能掉下一层渣渣来。

“给太子殿下、太子妃、侧妃请安，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娇艳欲滴的美人们恭谨有礼，甫一见到三人出现，便不慌不忙地福了福身子，不着痕迹地给太子爷抛去无数欲说还休的媚眼，声音那叫一个柔媚动听，酥媚入骨。

太子爷的反应却仅是不解风情地挥了挥手，不耐烦地沉声道：“起吧。”

“谢殿下！”

安如晦率先走了进去，一见到自己正端坐在高脚椅上悠闲品茶的娘亲，立刻不客气地质问道：“母后，您这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我这太子府里头，可不缺伺候的侍女了。”

“哎哟，看你这么大的火气，先过来喝杯茶吧。”皇后娘娘不轻不重地将他的质问四斤拨千两地拨了过去，笑眯眯地请儿子入座。

安如晦不为所动，加重了语气唤道：“母后！”

“薇儿来了没？听说怀了有些日子了，哀家今日来就是想看看她的，没你什么事儿，你只要坐在一边听着就好。”皇后娘娘开始顾左右而言他，拒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安如晦无奈，只好等叶离枝她们进来后拉着叶离枝一起入座，顺便看看他家母后到底要搞什么花样。

比起他的窝火和焦躁来，冒牌的太子妃可是淡定得多，虽说肚子里怀着的不是太子的娃，在面对皇后娘娘时，仍是脸不红气不喘，应付得游刃有余。

婆媳俩相谈甚欢了一会儿，皇后将礼物分别送给了儿媳后，终于将话题引入了正轨，皇后道：“这养胎最是紧要，万一有任何差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啊。”

万雅薇点头。

皇后又循循善诱道：“我瞧着这太子府里头的女眷也就是你和侧妃两个，这下可好，你有了身孕，那伺候太子爷的事儿便落在了侧妃一人身上，怕是有些单薄啊。”

万雅薇再次点头，嘴角已经忍不住地想要勾起了，但是……忍住！忍住！好戏还在后头呢。

果然，皇后见她连连点头，心道这可是个识大体的姑娘啊，便直抒胸臆道：“既然如此，我这个当母后的便不能坐视不理，今日便给太子送了些侍候的人儿来，都是精挑细选、身家清白的姑娘。我把她们的卖身契都给你，你看要是太子喜欢的话，封妃也好，只当个暖床的也罢，就随便你们了。”

万雅薇露出万分感动的神色，起身一拜，道：“多谢母后体恤。”然后双手接过那些装在木匣中的卖身契。

安如晦动动唇，想说什么，却又被皇后的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

“这些孩子都经过我的教导，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我看也快到传午膳的时辰了，就让她们给你露一手，如何？”

万雅薇笑道：“好啊，能尝尝妹妹们的手艺，也是我的福气呢。”

皇后大喜，拍了拍她的手夸赞道：“真是个好孩子。”然后就让那些美人去厨房准备膳食了。

皇后娘娘根本不理睬自家的亲生儿子，一个劲儿地拉着万雅薇说话，就算儿子说些什么，也权当是吹过耳边的清风，根本不往心里去。她性子看似和软，其实骨子里和安如晦是一样儿一样儿的，认定的事情，那是九头牛都别想拉回来。

而此时的安如晦已经不敢去看身旁叶离枝的脸色了。

怕皇后娘娘发现什么，叶离枝几次想挣脱掩盖在宽大袖口下的被他紧握着的手，结果却都是被对方握得更紧……她没办法，只好任由他继续握着。

其实，这件事谁也没有错，皇后娘娘这么做无非为了给自己儿子开枝散叶，儿媳有孕之后为儿子纳妾什么的都是人之常情。但是……为什么心里就是那么不爽呢？

一道道精致的珍馐美味在众人的各怀心思中一一摆上了桌，热气腾腾，香味袅袅，诱人食指大动。

万雅薇这个从小就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小姐立刻由衷地发出赞叹：“好香啊！看起来好好吃！”

皇后娘娘慈爱地摸了摸她的头，笑道：“喜欢就多吃一点。”婆媳俩欢欢喜喜地入了座，随后一齐看向还坐在原位不动的安如晦。

安如晦下意识地瞄向叶离枝。

叶离枝挂起毫无破绽的笑容，站起身来拉着他道：“我们也过去吧，太子爷？”

“嗯。”安如晦这才不情不愿地嗯了一声，跟在她的身后慢慢腾腾地挪了过去。

美人们做完菜回来后并未离去，而是站在他们的身后帮忙添茶和布菜。

女子窈窕的身姿与鲜艳的袖摆在视野中不停地闪现，伴随着充满诱惑的胭脂香气，让周遭的气氛顿时变得绮丽旖旎起来。

安如晦却觉得菜和色都没什么可餐的，在饭桌旁坐下后就懒得再动了。

姜还是老的辣，皇后笑着对其中一位美人道：“哟，太子爷还要起小脾气来了，你便负责给太子爷喂饭吧。”

那女子闻言立刻一喜，娇娇俏俏地应声道：“是！”当真拾起筷子欲给安如晦夹菜喂饭。

安如晦悚然一惊，抬手格挡开她的投喂，头疼道：“母后，咱别闹了行吗？”

“闹的人是你才对吧！”皇后娘娘不紧不慢地数落道，“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给你送美人不跪下谢恩也就算了，还这样甩脸色给母后看，那些礼制规范都教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哪一条规范说我必须收下别人送来的美人啊？真要那样，我的府邸再扩建三次也不够用的！母后，你就别瞎操这个心了，儿子我自有分寸。”

皇后正色道：“你有什么分寸？你以为太子妃有了身孕就万事大吉了？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还是个储君，仍然要承担起为皇家开枝散叶的责任来！”

“那也要和我喜欢的女子生！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做我孩子的娘的资格的！”安如晦愤然拍桌。

“呵……你喜欢的女子？等你真正见识过女人生孩子后再来大言不惭地跟母后这样说吧！”看来皇后娘娘很是了解自家儿子的秉性，一语就戳破了对方的软肋，道，“你若真的喜欢一个人，是不会让她为你辛辛苦苦生那么多孩子的……甚至都舍不得让她生孩子了，你让我怎么放心？”

“我……”

“本官才懒得管你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皇后娘娘仪态端庄地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语调柔婉，说的话却强硬得不容辩驳，“你把她们当玩物也好，当只是繁衍下一代的工具也罢，总之，本官不希望听到太子嗣凋零的消息，懂吗？”

发自内心地讲，皇后娘娘也不希望自家的儿子变成大种马啊！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历代的皇家礼制早就注定了皇室中的男人不会只属于一个女人，而她的儿子身为一国储君，她亦不会允许任何不利于他的消息传出。因此……皇后只能含泪来给儿子送美人了。

安如晦似乎也明白了过来，不再负隅顽抗，尽管还是一脸不情愿，但到底愿意拿起筷子来吃东西了。

美人们见状，欣喜不已，纷纷将缠绵悱恻的目光柔柔地凝在了太子身上。

叶离枝暗哼了一声，一口将嘴里的肉丸咬得汁水四溅，只觉得这菜里是不是被美人们下了毒啊，不然为啥吃起来会这般苦？她一张小脸皱成了包子，好不容易才将食物艰难地咽了下去。

一顿饭吃得有人欢喜有人忧，饭毕，皇后娘娘没有久留，又嘱咐了太子妃几句，便施施然地回宫去了。

她前脚一走，后脚万雅薇就打发了美人们先去给她们安排的住处歇息，转头安慰叶离枝道：“别伤心，老祖宗的规矩罢了……太子爷的心里，终归还是只有你一个的。”

安如晦就负手站在她的身后，叶离枝回头，对上他静水深潭般的墨眸，一时竟有些分辨不出里头到底藏着怎样的情绪。她叹息般嗯了一声，轻声道：“我知道。”

知道是一回事，等夜幕降临之后，那颗心还是不由自主高高提起了。

叶离枝很想让自己看起来平和和大度一点，但一双眼睛仍是不错眼珠地一直凝在坐在桌旁看书的俊雅身影上，生怕一个不小心的眨眼，对方就不见了，飞到别人的身边去了。

见时辰不早了，安如晦放下书，一转头，便对上了床帐里那双正在偷窥的目光。对方没料到他会突然转头，被火烫了似的移开目光，哧溜一下便钻进了被子里。安如晦展颜一笑，站起来走过去，撩开帐子坐到床边，一边去掀她的被子一边问：“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这样不嫌闷吗，嗯？”

被子里的人一个骨碌躲开他的手，滚到大床的里面，探出一颗毛茸茸的脑袋来气呼呼地发问：“等我睡了干吗？去做坏事吗？”

“做坏事？做什么坏事？”安如晦蹬掉靴子爬上来，像只想要逗弄猎物的大猫一般朝她逼近，很快将她笼在了自己压力十足的阴影里。他猝不及防地在她额上亲了一口，坏笑着问：“是这样的坏事吗？”极具侵略性的眼神缓缓下移，在微张的粉唇上停住，一面逼近一面压低了声音，蛊惑般道：“还是……这样的坏事？”

一个软枕及时地盖了他一脸。叶离枝兔子似的蹦起来跳到一边，指着他色厉内荏地喊道：“别过来！哼，别以为对我使美男计就能迷惑军心，我告诉你，我现在不高兴，很不高兴！”

安如晦毫不在意地将枕头归到原位，支起一肘撑着额角，眯起一双漂亮的眸子，明知故问：“为什么？”

“你还问我为什么？”叶离枝叉着腰，气咻咻道，“太子爷，今天的晚饭应该很好吃吧？”

安如晦笑着咂咂嘴，似在回味：“嗯……还不错。”

小白兔一蹦三尺高，差点将屋顶捅个窟窿，控诉道：“你！我就知道你不可能违背你母后的意思，哼，饭吃人更好吃，良宵苦短，太子爷还是去享用您的‘大餐’吧！别留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她摸到床边，下地穿鞋就走。

安如晦忙起身拉住她，讨好地笑道：“生气了？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谁让你不相信我的。”

“什么？”叶离枝大感冤枉，“你都吃了人家做的饭了我还怎么相信你？！”

安如晦拉着她一起倒回床上，一边用腿牢牢地锁住她不让她有机会再逃，一边挑起她的一缕发丝缠在指间把玩，道：“我只听说过接受人家的玉佩、指环、角枕、罗汉钱来定情的，可从未听说过吃了人家的一顿饭就表示对人家有意思的，那酒楼里的大厨岂不是要与千千万万个人定情了？说不定还有吃剩饭的小狗小猫们……”

“少油嘴滑舌，说正事儿！”叶离枝捏了捏他英挺的鼻尖，不料对方作势张嘴来咬，吓得她连忙将手缩回。

“正事儿嘛，就是本宫只属于你，是谁也抢不走的……”安如晦突然抱住她，将脸连同声音一起埋入了她的肩窝，柔似叹息般对她许诺。

叶离枝一怔，满心的烦躁突然就被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给镇压了下去。

“母后送的人我没有办法再送回去，但是也不代表我就必须要收下，”温暖的吐息喷洒在她的颈侧，痒痒的，那些话语似乎像小虫般钻入了她温热的脉动，直接顺着血流涌动的方向送入她的心窝，“我自有办法处理她们，以及以后所有想要和你抢我的人，你只要相信我无论是心，还是身，都不会背叛你，就够了。”

“背叛”二字刚出口，叶离枝的身体就不可抑制地僵直了一瞬。她太害怕这种事了……因为经历过，所以更加无法忍受。也许爱情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让人妥协，但同样有一万分不甘愿，在这些妥协中嘶吼挣扎。

她有些小心翼翼地问：“你说的……都是真的？”尽管前世的安如晦到死都在想着如何保护她这个罪人，但人都是贪心的，一旦拥有了，便只要求更多，想要长长久久地独占下去，画地为牢，容不得对方的一丝越界。

牢中的人非但没有半分对于束缚了自己自由的反抗，反而甘之如饴地笑道：“我不单说的是真的，做的也是真的，你且看着就是。”然后拉过身旁的薄被，盖在两人身上，仔仔细细地替她掖好了被角，抱着她闭上眼睛道：“很晚了，睡吧。”

是夜，叶若虚坐在梳妆台前，身后两名侍女正万分小心地将她发间的钗饰一一卸下，放到一边，并用象牙梳将垂落的长发一点一点梳理顺滑。

“哟——”

无意中碰到打结的发丝，尽管侍女很小心了，还是微微弄疼了她，叶若虚皱起眉头，美艳妩媚的眼眸中，一抹阴狠自眼底划过。

那侍女立刻双膝一软，跪地求饶起来，额头磕得砰砰响，很快便见了血。

“老规矩。”她毫无感情的冰冷语调响起，屋内站在角落的两个五大三粗的嬷嬷立刻

走上前去，将那不停哭叫求饶的侍女硬是拖了出去，在地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血色拖痕。

一边另一个侍女见到同伴的惨状，一张俏脸立时血色尽褪，动作变得更加畏缩谨慎，连带拿着梳子的小手都在不可抑制地瑟瑟发抖。

“三殿下可回来了？”叶若虚突然出声问。

身后的侍女像受到好大惊吓的猫咪，瞳孔骤缩了一下后，才惊魂未定地回过神来，小声道：“是回来了……”

“那为什么还不过来？”

这里的侍女来过一拨又一拨，已经不知换过第几轮了，这侍女哪里知道这些事，顿时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回答。屋内的其他人也是抿紧了双唇，半声不吭，唯有额间的冷汗不停渗出，顺着鬓角无声滑落。

“他为什么不来？你说啊，为什么？”叶若虚转过身来，毒蛇一般的双眸死死盯着身后的侍女，那模样，似要将她活吃了去。

小侍女吓坏了，连忙跪下求饶道：“主子饶命！主子饶命！奴婢、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其实你什么都知道对吧？你一定在心里嘲笑我呢对吧？”叶若虚像着了魔一样，嘴里疯疯癫癫地说着，身子也跟着向前俯压下来，一双手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小侍女的脖颈。

其他人眼角余光瞥到她狰狞的花容与手背上的青筋，眼中渐渐升腾起一股怎么也掩不住的惊慌与恐惧。又来了……这位三皇子妃好像被鬼附身一样，总是时不时地发个疯，然后“失手”将身边的侍女活活掐死。

小侍女被她过大的手劲勒得面颊涨红，嘴巴张到最大，却是一个音节都吐不出来。

叶若虚见她不说话，还以为是某种默认，眼中的恨意越发猖狂起来，连带着双手也一起用力，直掐到小侍女翻起了白眼……

“三皇子到——”门外突然响起了小太监又尖又细的声音，将屋内所有的人，包括叶若虚在内，都生生地吓了一跳！

她一下放开了小侍女，有些无措地喃喃自语道：“谁？是谁来了？我没听错吧？”

意外获救的小侍女大口地喘息着，被精明的老嬷嬷很快拖到了一边去，挡在身后。

“主子，是三皇子来了呢，您不是一直盼着他来吗？快，去开门！”叶若虚的心腹大大地松了口气，走过来，一边帮她理了理凌乱的长发，一边吩咐站在门后的侍女将门大大打开。

屋内还萦绕着淡淡的血腥气，可是她最爱的男人就要来了……叶若虚怔怔看着自己刚刚险些将人掐死的双手，它们依然纤细柔美，葱白般笔直修长，美不胜收，可是这一刻，落在她的眼中，居然是如此丑陋不堪。她忽然疯狂地摇起头来：“不、不，这不是我……”又猛然回神，急声道，“快，将地面打扫干净！我的衣服呢？拿最好看的那件

来！上茶！要配三殿下最爱吃的那种点心！”

一连串的命令发出去，闹得一屋子的人人仰马翻，但是安如瑾才不会等她们都办妥帖了才进来，清理地面的侍女刚刚撤走，他就慢慢踱了进来。

叶若虚换好了衣服，正在镜子前快速地补妆，安如瑾见状，冷哼一声，道：“不必忙活了，我不留宿，说完正事就走。”

叶若虚满脸受宠若惊的狂喜与期盼，顿时全部凝固在了他的话音末梢。

安如瑾走过来，将一张空白的请帖扔了过来，帖面点花缀鸟，充满了少女心的风格。

冷淡疏离的话语在她的耳畔无情地响起，一字一句，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在切割着她早已千疮百孔的心：“给你的三妹写个帖子，以你的名义，将她约出来见我。”

“叶离枝？！”叶若虚蓦地回身，看着这个冷傲卓然的男人，出于那份根深蒂固的爱慕之心，她不敢将自己发疯发狂的一面显露出来，竭力平复下心绪，问，“你来找我，是为了她？难道我在你眼里，就只剩下这一点作用了吗？”

“不然呢？”安如瑾捏起她的下巴，觑着她那张经过妆容修饰后越发艳丽的容颜，再想想成亲时，那猥琐男人的丑恶嘴脸……就觉得这样的美丽，让他分外倒胃口！

“不必再想办法向我证明你的清白，因为那已无关紧要。给了你正妃之位，已是我最大的仁慈，你，好自为之。”扔下这句话后，安如瑾便放开了她，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

是啊……清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让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丢掉了全部的里子面子，从此以后还成为百姓口中的笑柄……这才是他憎恶她的根本原因！

他一走，叶若虚浑身的骨头都好似也跟着被抽走了，一下瘫软在地，她缓慢转动着眼珠，看向那张空白的请帖，眼底滔天的怒火，几乎能将它焚烧殆尽！

安如晦刚刚下了朝就直奔叶离枝的房间，一见到她就问道：“我听说又有人来给你送帖子了，是谁？”

“我那个不弄死我决不罢休的大姐。”一提起这个，叶离枝就觉得分外好笑，她当自己是傻子吗，上次还差点中了她的计，要不是因为她请来的人太蠢的话，说不定自己还真的会被那人的皮相迷惑了去。叶若虚倒好，一点身为凶手的心虚与智商都没有，这才过了几天，又忙不迭地下帖子请自己去跳火坑了。

“那就不要去。那个女人……从小就会虚与委蛇，与她那个娘亲如出一辙，表面看似无害，实际上还不知藏着怎样的心思呢。”安如晦摸了摸她的脸，温言劝道，觉得指腹下光滑细嫩的手感很不错，恋恋不舍地又多摸了一会儿。

在他温暖干燥的掌心蹭了蹭，叶离枝道：“我还是想去看看她要耍什么花招。上次不就没把我怎么样吗？这次也不会有什么，你看，约的地点还是酒楼，那里人多，她是不把我怎么样的。”

暗卫们说到做到，迫于侧妃的威胁，只好全盘对安如晦瞒了下来，因此他根本不知道上次叶离枝去赴叶若虚的约时，究竟发生过什么。觉得她说的也不无道理，安如晦只好道：“拿你没办法……好吧，让暗卫跟得紧点，一旦发生什么，让他们帮忙，就算帮不了也要及时回来，回报于我。”

“嗯！谢谢殿下！”叶离枝俯身，在他脸颊赏了一个大大的吻，起身时见他又恬不知耻地点了点自己的唇，她噗地一笑，爬起来跑了。

安如晦不满地拍桌大叫：“喂，这点谢意怎么够啊，本宫反悔了，反悔了！”已经跑到门口的人回身，直接冲他做了一个俏皮的鬼脸。

拎着帖子直到来到酒楼的大门前时，叶离枝仍保持着与安如晦笑闹过后的好心情。结果等她来到雅间打开门一看，所有的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三殿下？！您怎么会在这里？”

长身玉立的男人自窗前转过身来，朝她勾唇，风情款款地浅浅一笑：“几日不见，你又变漂亮了呢。”

这个男人说起情话来依然这样不打草稿呢……叶离枝心思一转，脸上很快自然地浮现一个又惊又喜的表情，随后看向坐在圆桌一旁的叶若虚，脚步立刻变得有些踌躇起来，不知该进还是退。

“我是以她的名义约你出来的，所以她来是为免去别人怀疑，你不必在意。”安如瑾近乎安抚地说，随后对她招招手，道，“过来我这边坐，我有事要对你说。”随后又转向叶若虚，脸上柔软的神情瞬间变得冷硬起来，用同命令无异的口吻道：“你先回避一下。”

叶若虚居然也没有任何反抗地站了起来，慢吞吞地走了出去。

自打开门那一刻起，偷偷投注在自己身上的那道如芒在背的目光，才在叶若虚离去后渐渐消退。叶离枝目送着她离开，流转的眉眼间，浮起几丝算计的意味，但很快，就消弭在她抬头看向安如瑾的那一瞬：“三殿下，您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呢？”

安如瑾没说废话，直接掏出一个小瓶来，递给了她。

那小瓶看起来很是奇怪，白瓷的瓶身上，用黑色的颜料画着许多奇怪的符文，弯弯扭扭，像一条条正在扭动的恶心虫子。

“这是……”叶离枝狐疑接过，欲要打开时却被安如瑾及时地制止了，“别动，里面装的东西不干净，你最好不要乱动。”

“什么？”叶离枝闻言不敢再打开了，小心地将小瓶放在手心，心中的好奇越发浓重起来，追问道，“这到底是什么？”

安如瑾含笑吐出两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巫蛊。”

“啥？”叶离枝一惊，险些将手中的小瓶甩出去，慌忙握住后才战战兢兢道，“巫、巫蛊？您给我这东西干吗？该不会是想……”

“没错，我想让你将它放在太子的床褥下，你是他的侧妃，这点小事应该不在话下吧？”

自上次让她去偷太子大印而出了差错以后，安如瑾行事就变得更加小心起来，倒不是不信任她了，毕竟安如瑾并不知道大印被调换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而是怕他那个粘上毛比猴还精的皇兄再次阴差阳错地破坏了他的计划，还能反过来倒打他一耙。这回，只要她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他就保证，没有人能够识破他的诡计！

“这个倒是不难，”叶离枝目光敬畏地看着这个长相丑陋的小瓶子，想了想，道，“可是它能有什么用？该不会散发出毒气来，让太子中毒吧？”她得问清楚才行，否则真的不小心伤了安如晦就糟了。

“没那么简单。这个你就不必问了，等放好后，自然就知道了。”安如瑾却跟她卖起了关子，随后亲手倒了杯茶，四平八稳地放到了她的面前。

怕问得太多反而引起怀疑，叶离枝只好先压下心头疑惑，用帕子将小瓶子仔细地包裹好放入怀中，转而笑着挑起别的话题来：“上次与您见面时，是月余前了吧，三殿下可曾听闻过太子妃有孕的消息？”

不知她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来，安如瑾喝茶的动作停顿了一下，索性放下了杯子，道：“倒是听说过，怎么？”

“外人都只知太子妃有孕，却不知，太子是双喜临门呢。”叶离枝意有所指地轻抚上自己的小腹，笑得一派意味深长。

安如瑾略一皱眉，不动声色地问：“你也怀了皇兄的孩子？那皇兄为什么……”他已经开始重新考量起叶离枝的可信度来了，女人都是善变的生物，一旦她怀了皇兄的孩子，那万一变心，方才自己托付给她的事岂不就成了她威胁自己的把柄？

杀意无声无息地在他身周流淌开来，叶离枝就像什么都没感受到一样，柔柔道：“并不，这孩子不是他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告诉他。”

这下安如瑾是真的惊了，他猛地站起来，又坐了回去，强逼着自己冷静下来，沉声问：“你的意思，这孩子该不会是我的吧？”想起那惨痛的一夜……安如瑾记得醒来时自己浑身都在痛，到处都是暧昧的青紫痕迹，周遭凌乱一片，看得出战况激烈，难道就是那时有的？

叶离枝的话很快验证了他的猜想，她道：“我侍候太子殿下之前都要喝药的，唯独上次和您见面的那次没有，您觉得这孩子是谁的呢？”紧接着，她又露出委屈神色，探问道，“看样子您不太喜欢这个孩子啊，还是说……要始乱终弃，不想承认呢？”

“不，”安如瑾立刻否认道，“我当然喜欢，只是……你现在还在皇兄身边，又是他的妃子，万一被他发现了这件事，那你岂不是置自己于危险之中了？”

“噗，”叶离枝掩嘴一笑，道，“这个您倒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瞒得过太子殿下，让他相信这孩子是他的……但我不想让孩子的亲爹，连这个孩子的存在都不知道，所以……就冒昧地跟您说了……”

“那就好。我、我只是太开心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你不要介意。”安如瑾来到她的身边坐下，大手覆上她还什么都无法看出的小腹，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即将身为父的喜悦。

当然，和安如晦那个真正的孩儿他爹比起来，他的这番表演就显得格外矫揉造作了。忍下将那只咸猪手剥成肉馅儿的冲动，叶离枝娇笑着偎进他的怀里，正想着如何再套点关于那巫蛊的事时，门却在这时开了——

叶若虚端着一盘时鲜珍果走了进来，看到两人的亲密姿态时，漂亮的面孔不自觉地扭曲了下，随即以最快的速度掩盖了下去：“三殿下，妹妹，吃点东西吧。我记得妹妹最是爱吃果子了，希望你会喜欢。”

小孩拳头大的小果子红彤彤的，颗颗饱满，果皮上还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看起来很是鲜嫩可口。

叶离枝忙将安如瑾一把推开，实际上她早就想这么做了，然后有些欲盖弥彰地对叶若虚道：“多谢大姐，有劳大姐了，大姐也一起吃吧！”

“不用，”叶若虚很是识趣地拒绝了，道，“我方才在外头吃过了，觉得好吃才给你送了些来。你们继续聊，我不打扰了。”她再次转身离去，只是这一次的脚步显得有些不稳而急促。

“她……没事吧？”叶离枝故作关心地问。

“不必理会。”安如瑾却是不怎么放在心上的样子，捏起一颗果子送到她的面前道，“想吃吗？”

“想。”叶离枝笑着抬起手，欲要去接，不知想到了什么，又突然停下了动作。

觉察出她的异常，安如瑾问：“怎么了？”

“我……我突然想起这只手刚刚拿过那只装着巫蛊的瓶子。”叶离枝面有菜色地说，随即站起来，“我去洗个手，回来再吃。”

门口的角落里就放着专供客人洗手的木架、装着清水的瓷盆和布巾。

安如瑾不疑有他地放她去了，自己则将果子放了回去，看样子是对这些东西不怎么感兴趣。

趁着背对着他的绝佳角度，叶离枝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来，将里头的粉末尽数撒在水中，搅拌均匀后，开始仔细地洗起手来。

这药粉她早就准备好了，在她做出想要让叶若虚和安如瑾自相残杀的决定后，就一直随身携带着，想着也许不知什么时候就有了下手的机会，没想到，这个机会，居然来得如此之快，真是天助我也……她从容自若地洗完了手，用布巾吸了吸水，便再次回到了圆桌旁，拿起一只果子来，开始剥皮。

“这果子真不错啊，肉嫩汁多……”叶离枝一边剥一边同安如瑾谈笑着，她的确爱吃

这些东西，所以处理起来也很有技巧，三两下便将一只红果剥得赤裸裸的，“殿下先尝尝，好不好吃？”

还不断有甜腻的果汁往下流淌的果子被送到了安如瑾的嘴边，他抬眸，看了一眼对方充满期冀的眼神，只好张嘴，试探性地咬了一小口。

很甜，超乎预料地甜。

“很好吃。”他真心实意地道。

“好吃那就多吃一点吧。”水汪汪的杏儿眼里闪动着醉人的神采，勾引得人的心里掀起难以名状的热潮，鬼使神差地，对果子一向没什么嗜好之心的安如瑾却几口就将她手中的果子吃了个干净。

看着流淌在白皙的指缝间的殷红汁液，在色泽的剧烈反差之下散发着别样的美感与诱惑，安如瑾不自觉地附唇而上，想要将这甘醇芬芳的液体一并吸吮干净。

调情般的动作激得叶离枝低笑一声，挣扎着想要将手缩回。

越是不让他得到他越是想要得到，其结果当然是被霸道的男人一把握住纤细的手腕，偏执地将她的整只手都舔了个干干净净。

连同沾在皮肤上的药粉一起。

耐心十足地等他舔完了，叶离枝抛出一句连自己听了鸡皮疙瘩都要起三层的娇嗔来：

“三殿下，你好坏！”

奈何男人就是吃这一套，对方立刻坏笑着凑过来，作势要去吻她的唇，极具磁性的嗓音在她的耳畔低语道：“还有更坏的，你要不要试试？”

叶离枝立即欲拒还迎地与他嬉闹起来，谅他在这种地方，也不敢干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情让人抓住把柄。

原来太过了解一个人，是这样可以肆无忌惮地将他捏在掌心，肆意揉圆搓扁。

叶离枝在百忙之中佯装无意地朝后看了一眼，紧闭的门扉外，果然伫立着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透过不大的门缝，似乎都能看到对方怒火中烧的血红双眸。

呵，尽情地看吧。大姐，当我知道原来安如瑾和你在暗中有勾结之时，大概……和你此时的心情，一模一样吧。

揣着邪恶的小瓶回去的路上，叶离枝甚至有了一种想要为以前的自己立一个衣冠冢的冲动。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自己该是多么单纯、多么无知啊！被人家的三言两语就骗得团团转，却从来看不到隐藏在暗处的那些不怀好意的眼睛，看不透那些虚情假意之中的算计和利用……以至于，到最后不仅害死了自己，还连累了别人，真真傻得可以。

她倚靠在马车里，痴痴地想，痴痴地笑，笑中有自嘲，也有一种失去了最为珍贵的东西的悲伤与哀痛。

第四十七章

鬼蜮伎俩

“哪里来的小屁孩，别捣乱，快让开！”

“去请的马大夫马上就要来了，别乱来啊！快快来人快给我拉住他！”

“哎哟，这是谁家的坏小子啊，赶紧领回去！生死大事岂能儿戏？！”

前方的一阵喧哗骤然唤回了叶离枝的思绪，她微微一怔，觉得脸上凉凉的，抬手一抹才发现原来是不知什么时候落下的泪。

“发生什么事了？”擦干脸上的泪痕，叶离枝掀开车帘询问车夫。

车夫是暗卫乔装打扮而成，闻言立刻言简意赅地回道：“前面一百步以内大概是有入晕倒，大家都围在一起看热闹，看样子有人想上前去医治，因年纪太小被他们给拦住了吧。”

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凑热闹什么的从来都是人的八卦本性。只是，凭借路人的三言两语就能将事情推断个七七八八，不得不说这暗卫也是蛮厉害的。

“去看看。”

暗卫不大想让她去人多的地方，因为人越多越乱越不安全，但一个“不”字还没来得及出口，就想起了那次侧妃为让他们保密而不惜向他们下跪的一幕……拒绝的话顿时哽在了嗓子眼儿里，伸长了脖子艰难地咽下后，暗卫才道：“好。”

将马车停在路边，两人一前一后走了过去，暗卫极富技巧地将她从狭窄的人缝中带进了观看热闹的最佳视角——再往前一步脚尖就要踢到躺在地上的老大爷了。

“呸！嘴里说着人命关天，还在这里罔顾人命，不让我去救人，真是一群愚蠢无知的蠢货，你们放开我！”被“好心人”强行拉住的少年看来脾性很是暴烈，盯着地上全无声息的老头，一双明朗纯澈的眼睛几乎快要喷出火来。

“小毛孩，你几岁了啊，还救人？别是小人书看多了，自以为能认两种草药就是绝世神医了吧？万一你把人给弄死了怎么办，你赔得起吗你！”一个贩夫打扮的中年男人戳着

他的胸口嘲笑道。

“你们这样浪费救人最好时机的家伙才是杀人的凶手！身量刚刚长成，的确稚嫩得很的少年毫不示弱地大叫着，“我爹是太医，我爷爷是太医，我祖爷爷是太医，你爷爷我现在也是太医，你说我能不能救得了他？！”

人群哄然大笑起来，显然是不把少年的话当真，当成遭受羞辱之后的吹牛了。

中年男人被他的口无遮拦给气恼了，捏了捏拳头就准备开揍，却在此时，碗口粗的胳膊被旁边过来的一只小手给握住了。

“我信，你能。”叶离枝走出来，直视着那脸红脖子粗的少年，道，“事不宜迟，麻烦你们放开他，让他去救人吧，我来做担保，一旦有什么差错，你们尽管找我算账。”

小姑娘的纤纤小手似乎一用力就能捏碎，中年男人肌肉虬结的胳膊僵直了一瞬，很快软了下来，放了下去，嘴里仍是不甘地冷哼道：“你又是哪根葱，凭什么给他做担保？”

“凭我不会狗眼看人低，凭我不会盲目拖延草菅人命。”

“你！”中年男人的额上青筋乱冒，但面对着这样一位娇滴滴、粉嫩嫩的小姑娘，任谁也无法下得了手。

少年趁机挣脱几人的阻拦，抢上前去扑到老头身边，开始望、闻、切地诊断起来，须臾之后，从腰间抽出一个牛皮卷成的筒子，唰地全部展开，一整排明晃晃长短不一的银针在阳光下几乎能够晃花人眼！

“哗！”人群顿时炸开了锅，想必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当真有两把刷子，然而让他们更为惊讶的还在后面。

少年双手放在老头的衣襟前，用力一扯，便露出了大半个瘦骨伶仃的黝黑胸膛，紧接着，他便以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取针扎针，手法之快之精准之老练，让人只剩长一口短一口抽气的份儿了。走过一遍针后，少年一边把脉一边仔细地翻看着老头的眼皮，清碧透明的蔚蓝天光之下，他猖狂不羁的眉眼多了一份沉寂，显露出令人莫名心安的沉稳与淡然。

叶离枝脸上现出几分赞赏之色。

该做的都做得差不多了，少年撤了针，最后在老头的胸口水到渠成地轻敲了几下，方才还气息断绝的人，此时却开始浑身颤抖起来，在他耐心地敲到第十几下的时候，老头终于重重地咳嗽了几声，悠悠转醒。

“快看！他醒了！”

“是啊，这孩子真了不起！”

“这次算咱们看走眼了，说不定人家真的是太医世家呢！”舆论的风向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一下转了向，人们看向少年的眼光，不再充斥着怀疑与斥责，改为了惊叹与激赏。

老头坐在地上，还一副茫然、不知身在何方的懵懂模样。

前去请大夫的人终于喘着粗气赶回来了，在看到地上的老人醒来后，不由得大大地松

了口气，赶忙招呼着行动迟缓的老大夫上前来为老头诊脉。

少年见最为凶险的一刻过去，放下心来，收好自己的东西，什么也没说，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想混在散去的人群中悄悄离去。

“等等。”

叶离枝及时叫住了他，笑盈盈地走上前去，递出一条绣帕，道：“擦擦头上的汗吧。”

少年抬眸，特意看了眼她的发式，发觉是妇人打扮后，才抬手接了过去，低声道：“多谢夫人。”

“不用客气。对了，你知道叶丞相叶家吗？”

少年一边擦汗一边不解地回道：“知道啊，怎么了？”

“那你知道叶家有个五小姐，叫叶柏玉吗？”

少年白生生的脸庞立刻泛起了一层薄红，支吾道：“知、知道啊……”

“我爹给叶柏玉定下的那门亲事，对象应该就是你吧？”少年喊出自己家里都是太医出身时，叶离枝就隐约猜出了他的身份，只是没想到这么巧，居然会在这里遇上自己未来的五妹夫。

“啊？你爹？你、你难道也是……”

“对，我也是叶丞相的女儿，行三。”

“行三？那不就是太子的……”

因为即将成亲的对象出自丞相府，少年难得也花时间将对方家里的人了解了一遍，尤其对这个极不受宠，甚至被赶出家门的三小姐，印象很是深刻。没想到原来这就是其人啊……看起来温婉端庄、清丽脱俗，哪里又有半点灾星的模样？少年觉得一定是哪里出错了。

“没错，我就是太子的侧妃。你呢？我能代我五妹问一下你的名字吗？”叶离枝直言不讳。

“当然可以，我、我叫郑云芝。”郑云芝有些局促地整了整衣角，听到“五小姐”三个字时，英气勃勃的脸上不由得又浮上几分羞赧的神色。

真是容易害羞的孩子呢……“云芝。”叶离枝柔柔地唤了一声，笑道，“我爹这次总算没有看走眼，五妹能够交给你，我很放心。”

“多谢侧妃夸奖。”郑云芝摸了摸后脑勺，嘿嘿傻笑。

这个脾气火爆的家伙笑起来的时候，居然还有两个可爱的小酒窝，笑容温暖而清新，灿烂得容不下一丝杂质，只有这时，他才真正像个还没长大的小孩子。

叶离枝微微有些失神，曾几何时，她的笑容亦是这样不染尘埃的干净，但是……

“好孩子。”失去的东西更应悉心守护，叶离枝拍了拍他的肩，打定主意不会再让这样的笑容被那些臭水沟里的老鼠肆意染指。